

# 费孝通全集

第二十卷  
书信 诗作 年谱 索引



# 费孝通全集

第二十卷  
书信 诗作 年谱 索引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第20卷,书信、诗作/费孝通著.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 - 7 - 204 - 09796 - 8

I . 费… II . 费… III . 费孝通(1910~2005) — 全集 IV .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225号

##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 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292

字 数 7025 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9796 - 8/C · 218

定 价 880.00 元(全20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费孝通在家乡吴江

##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现在能收集到的作者的书信和诗作。书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从湖北沙洋干校写给大哥费振东的。因它写于那个特殊的年代，而且未曾想后来能够发表，故连具体日期也无法确定，只能大体得知其写于1969年末至1971年12月这两年间；另一部分是写给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秘书长、调查研究室主任的朱通华及其他朋友的，主要是交流关于“小城镇 大问题”的思考，商量安排江苏省乡镇社会经济调查的具体事宜。

作者的诗作和他的文章一样，闪耀着他的思想光辉。作者生前曾自谦“我不是诗人”。我们理解，诗之于他，不过是兴之所至，感事抒怀，信手写来，与亲朋唱合，表达自己的情感。因而少有藻饰，不拘一格，触景生情，直抒胸臆，字里行间不泛诗的风神与气度。

本卷末尾，还附有作者年谱及全集索引，供读者参考。

## 目 录

<b>书信</b> .....	(1)
干校家书 .....	(3)
关于“小城镇 大问题”的通信 .....	(59)
<b>诗作</b> .....	(211)
访英杂咏 .....	(213)
鸡足朝山 .....	(214)
旅美寄言 .....	(214)
沙洋怀古 .....	(215)
江南好 .....	(216)
忆东湖 .....	(216)
忆过黄鹤楼旧址 .....	(217)
咏木芙蓉 .....	(217)
赠友人 .....	(218)
江村偶读 .....	(218)
访张溥故居 .....	(219)
和友人诗 .....	(220)
赠友人 .....	(221)
杂咏 .....	(221)
杂咏 .....	(222)
旅途吟唱 .....	(222)
武夷曲 .....	(225)

海外访知己	(226)
太湖杂咏	(226)
访拉卜楞寺	(227)
游东山岭	(228)
过盐城	(228)
赠友人	(229)
英伦曲	(230)
游青海湖	(231)
临夏行	(232)
大丰赏月	(232)
岳阳楼	(233)
今入桃花源	(233)
陪旧友过扬州	(234)
老来羡夕阳	(234)
游雁蕩	(235)
故园怀旧	(236)
返母校	(236)
鲤城曲	(237)
记姊丈	(237)
谒同惠碑有感	(238)
西北行	(238)
岁月去匆匆	(239)
杂咏	(239)
清明雨后	(240)
温泉小驻	(240)
曹溪寺感怀	(241)
游温泉曹溪寺	(241)
金山寺有感	(242)

---

返乡	(242)
盛泽行	(243)
惠民孙武故园补壁	(243)
观汉代牡丹	(244)
游天池	(244)
黄河故道	(245)
武陵游	(245)
东吴校庆	(246)
重访太湖	(246)
图门感怀	(247)
游灵岩	(247)
兰亭	(248)
老来依然一书生	(248)
泰姬陵	(249)
难得此闲情	(249)
杂咏	(250)
古井清泉	(250)
悼亡妻	(251)
渤海行	(252)
八咏楼头	(252)
海南曲	(253)
五十年后我再来	(254)
过韶关	(255)
访角直古镇	(255)
夜游张家港	(257)
南林余梦	(258)
金华曲	(258)
杂咏	(259)

返乡	(260)
闽台一家	(260)
湘西路上	(261)
访沈从文故居	(261)
西湖杂咏	(262)
过扬州	(262)
杂咏	(263)
乡情	(263)
 <b>费孝通年谱</b>	 费宗惠 张荣华编(265)
<b>全集索引</b>	(303)

# 书信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函件回示：

到昨天从香港返京。

在去香港曾接你来信，没有时间复作，深谅。

关于九块钱丝书，要转带头，我等有时间查理以后再说。我的意见是这些文章不宜过分张扬，过了头恐怕画蛇。

同样，听闻内务说，她机关方面都收到江海出版社“十党辟谣”联合会召集“对经济·座谈会”，且将把讨论出一集子。那事我还不知道。请你向江海出版社转达。请勿再在连带书上做文章了。形势过急，说明我完全原意把通者“过冬室货”。但是尚未署名，不能当“畅销书”对待。所以在南京开发部令我也不赞同。现在要搞“座谈会”，更新我的意思相违。请你千万劝阻。如果这样搞成，你也很难考求。四十年只是近由江海出版社出的罢了。

宣系议员，即被算入。请代多之帮助，再接重例了。对大家没有好处。

启

10.24日

## 干校家书<sup>①</sup>

### 第一封<sup>②</sup>

大哥：

好久没有给你去信了，一则近来搞运动，开会多，坐下写信的时间少，二则是生活劳动已经进入习惯成例，没有什么变化，说不上有什么深刻体会，于是也就懒于动笔了。

我们自己挖的井，已经供水，自己喝上了。自己修建的房子部分也已经有人住人，所谓立竿见影，确是如此。群众发动了，大家动手，问题是能解决的。现在的问题是在究竟世界观改造了多少，一时也就难于测量，用典型的崇高形象来衡量，似乎相差还很远。

房子在修建，计划不小，要准备住千多人，而且要包括家属，想做到不用双层床，夫妇孩子能在一起住，那就不容易。最近统计现在已有 700 多人，不久要达到 900 人，房子还只有 100 间，平均每间九人。两个月砖瓦木材齐备的条件下，只修建了 40 间，一年也不过 200 多间。如果每间住四个人（一家以四人计），也不过住下 1000 多人。实际上是不可能一年专搞基建，一年或两年之间，住的问题基本上是消灭不了拥挤状

---

① 这组家书是作者在干校期间写给大哥费振东的书信。

② 写信时间为 1969 年 12 月或 1970 年 1 月。

态。所以只有从思想上解决，那就是向贫下中农看齐，不怕挤，不怕苦。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习惯于火车里的生活。这两个月的实际情况看来，在这样的状态下，是做得到的，也不致有什么大问题的。

劳动、生活、思想三个方面比较起来，劳动问题最容易解决，一般人都很积极，而且不论老弱妇孺，组织得好，也能发挥很大作用，气氛很重要，大家劳动，一个人闲不住。协作得好，重工可以化成轻工。我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个别对此不能适应。生活问题上问题就多，私字表现的机会多，条件在改善中更会暴露，要持久，不容易。最困难的是思想，这就很难说，嘴上都会说得很好听，做什么都有漂亮的说法，骨子里要真的能“斗私，批修”却不简单，讲用会能起些作用，多了也就司空见惯。而这是关键所在，当然不是短期间会见效的。

搞思想，又要细致，有耐心，但又不能老是等着人人觉悟，所以有不断搞运动的需要了。这半个月来大搞抓“五一六”。有几个有关武汉学习班的发言很生动，来龙去脉也比较清楚。极“左”的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要抛开党，抛开政府，重新以“造反派”为核心来夺权，夺了权的要维持掌权。结果就成了篡党篡政，而且要篡军，成了最危险的敌人。此风起自山东，蔓延各省。武汉是相当严重的。

我初到武汉，就听到我们的主任问我是不是有个妹妹在武汉，指的是小璇<sup>①</sup>，她也是通信兵。又说她已去北京，可能是指她到北京学习了。以前听说她和奇弟<sup>②</sup>是两派，参差求之，大约是属于“决派”。我在武汉弟妹都没有去看，加将<sup>③</sup>可能

① 小璇：费孝通妹妹费璇。

② 奇弟：费孝通弟弟费奇。

③ 加将：费振东长子费江。

了解具体情况，我也不顾问这事了。

科学院下放的干部大多已在春节前回去探亲，据说春节后就要定出个长期办法，一方面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要上马，一方面是干部轮流下放，大概三年中下放一年， $2/3$  搞研究工作。社会科学，哲学等文科不在此列。科学院文科部分正在下放中，我们怎么办，一时还没有眉目。统战系统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大会定在 4 月初召开，我们学校定 3 月初开积代会。所以“五一六”运动之后，接着是搞这个。4 月之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孟吟<sup>①</sup>来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事实上是徒增跋涉，损失些财物，弄得不好，身体吃不消，所以能不来就不必来。有便可以告诉她，如果不能免，也就算了，过过集体宿舍生活也可以。我自己是什么都行，不致有大变化，小的麻烦我是能受得住的。身体健康似无问题，和革命群众相处也可以过得去。劳动关、生活关都过得好的。

来信附吴公<sup>②</sup>赠诗，年老志逸，风韵不减当年，同感良深，恨不能酒，未能体会微醉之境耳。

春节期间，想来我们两家都为添丁忙碌。“基本任务”必须热烈对待，我只能遥祝大小平安。

去信达姊<sup>③</sup>时，请代告我的近况，如果有重叙之时，那时共饮三杯如何？

孝弟 7 日

① 孟吟：费孝通夫人。

② 吴公：费振东同学吴寿彭，居青岛。精通希腊文、拉丁文，擅长古诗词。当年正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亚里士多德的译著。费孝通誉其为“稀有金属”，稀公。

③ 达姊：费孝通姐姐费达生。

## 第二封<sup>①</sup>

大哥：

春节前接到了你的来信，就提笔作复，开了个头，有事搁下，后来连这张信笺也找不到了。今天是初一，一早6时就起来，集体下厨房包饺子。9时，吃过就出去值班，看守汽油库。天阴无雨，北风不冽，独站路口，听广播《白毛女》歌曲，久已无此闲情。看大田麦色一片青葱，究系江左腹地，春已临近。遥对烤烟房，系“五一六分子”隔离所，取水下厕俱有随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未几，红旗招展，一队队“五七”战士去生产队贺节，听忆苦报告，接受再教育。干校晒棉场上有一只小八哥，啄食道旁，行人往来，跃飞肩上，依依如旧友。路边草药多种，有野菊、蒲公英、枸杞，掬摘盈把。午刻任务完成，即骑车去红桥一队，访问插队主人。农村节日——

（初一写到这里，我们连的宣传队演员今晚要表演快板，到我们房里排演，我只好停笔。我曾说过，如果没有必要，不宜去后台，这是我当了几年文工团“团长”的切身体会，演员脸谱不能注视，一近就惊人，上了半身装到处乱跑，“洋相”成了正常。可是没有这一套也就上不了台。做观众以避免此种印象为好。）

——回看前日所写，有点像写小学生日记。50年后重温旧课，倒也有味。还是接着写下去——儿童少妇都换了新装，檐前挂着鱼片。我家主人去年只养了两头小猪，看来过节没有宰猪，但是生活是根本翻身了，在节日表现得更突出。我带了

---

① 写信时间为1970年2月（春节期间）。

一些糖果、肥皂、香烟送他们，他们偷偷地在我袋里塞了一大包冻米糕、大馒头。又引起了我早年新春回忆。好不容易辞却他们留我吃饭，这是纪律。回校就开始写上面这几行。遥想你们这时一定是午餐方罢，午休时刻。

我摆脱了后台情景，提了个铅桶，到果园里去掘荠菜。我们过冬时发了炭，自己用土搞了个小炉子，生上炭火，一面取暖，一面煮东西。最普通的是煮黄豆，黄豆也是发的，是自己田里收来的，每人有4升到6升。有人发明用盐水煮可以下粥下饭，逐步提高，加酱油、糖，煮得干干的，味道很美。后来又进一步，用肉罐头加在里面。到了知识分子手里，就很容易“修”起来了。但不论怎样，滋味是高的。

说起了吃，这里最高级的美味还是荠菜汤，水煮开后，加一点油，没有油就留一点肉汤，把洗净的荠菜放下去，有虾米时加一点虾米，开了，加味精和盐。清香适口。同住的战士们都一致称赏。费事的在洗，幸亏有了自来水，大冲特冲。土里掘出的菜，得洗10来次。我又带有火腿罐头，加在菜里，成了上等珍品。

住久了，办法也多了。有浓缩咖啡可以买，带有奶粉，那就高级了。结果引起了一些批评，表明对旧生活还有留恋，事实大概也确是如此。我看釜底抽薪之法，只有改革工资，或是根本不出产那些会引起留恋旧生活的东西——自然，这里还是“条件论”，主要在于自觉。那就是我上次所说的要做到：“即使有，也不要。”自觉之义在此！主动地和贫下中农看齐，他们不提高，自己也不安心取用。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我现在还做不到。

物质生活谈起来话多，精神生活就微妙。可传而不可说，非不能说说不出也。过去的社会弄虚做作，丑态如《儒林外史》。现在这种人还有，但不多。在过渡时期，不能那样赤裸

裸，此所以不宜在后台呆久也。

以上初三写

这信写得可以说很长，长在跨了四天。明天就要结束假期，今天必须写完此信。

这个假期过得很容易，也很零散，有如此信。一事接一事，并无章法，随着客观要求而转动。一时有人来了，一时又要吃饭，撒尿等等。一时房里挤满了人，一时又“叫叫”一吹，集合去看什么什么的。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主观上要做的事，确是另有风味。坐下来要写就写，要停就停。此信就充分反映了这样风格。

有人去沙市，买来了一副围棋，这就把土棋子排斥了。自力更生解决了过渡时期的需要，可是用土制器之风却兴了起来。昨天我又做了一个土炉子，土里和了猪毛，是前几天宰猪过节的副产品。从土作手艺中体会到早期文化的喜悦心情，关键是在土加水，具有可塑性，土加太阳可以定型，土加火就可以牢固，而一牢固，破了就成碎砖片瓦，用处不大了。

泡制的药酒，相当成功。8毛多1斤的普通白酒，加枸杞、橘皮和糖，经过一个月，很香。喝了首先觉得通胃气，很适口和舒适，不知道你试过没有。过节买得高级烟台葡萄酒，色淡白，很纯，价是两元多。只是人多，一人一口就成空瓶，可惜的是识货的不多，辜负了制酒人。泡制的药酒，1斤已毕，一半是别人喝的，有一杯是昨天插队时的主人来访时喝的，他却是个识货的人，真正劳动人民，懂得分量。

连日晴天，欧洲大冷而此间暖和。

外甥婿刚才来帮我洗了一床被单。他在科学院干校。据闻传说民院干校将要撤消。我身处其间，反而毫无所知。确否难言，谣传也常成事实，不像无因。“五一六”不查清，人大还